

西湖景观美学

与

佛教

◎ 徐承著

团结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西湖景观美学

与

佛教

◎ 徐承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湖景观美学与佛学 / 徐承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126 - 0232 - 8

I. ①西… II. ①徐… III. ①佛教 - 影响 - 西湖 - 景观美学
IV. ①B948②B83 - 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8332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93 千字

印 数: 1000

版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232 - 8/B · 11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前 言

近年来，城市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获得了积极的发展，有关杭州城市美学以及景观美学的著作，出版了不少，主要围绕杭州的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展开美学思考。同时，作为传统学科的杭州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也保持了良好的态势，对杭州自东晋以来的佛教文化史做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尤其在南宋佛教文化与艺术方面，更是佳作迭出。但是，能同时跨越上述两个学科，将杭州特别是西湖景观的美学研究，置于佛教历史文化的视野下，阐发西湖景观美学的佛教文化构成，却是一项尚无人尝试过的研究课题。而事实上，西湖景观美学中含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湖景区“东南佛国”的称号，正点明了西湖风光的佛教审美内涵。由此可见此项研究的必要性。

本书着力于对西湖景观的佛教艺术文化内涵进行阐发，并以此建构具有独特品貌的西湖景观美学。其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上，发掘西湖的人文内涵，建构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西湖景观美学，完善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诠释与界定；在实践层面上，开发佛教艺术文化中的积极内容，深化对西湖人文内涵的认识，提升大众审美趣味，增加其对西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亲 and 性；在应用层面上，为杭州的新西湖建设提供某些策略建议，以充分开发西湖特色文化，使经济效益的获取真正落脚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笔者认为，佛教文化因子已深入到西湖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肌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品貌。为描述此种美学品貌，我们选取了西湖历史文化中的一些个案，探寻其佛教文化渊源，分析此文化因子为西湖景观造就的审美品格，并在西湖整体风貌的视野下提炼其美学内核：白居易和苏东坡是对西湖景观美学沾溉最深的两位历史文化名人，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熏染，深具“平

常心是道”的趣味与智慧，这似乎也影响了西湖景观的审美风格，使游客在观赏中内在生发出禅的宁静与智慧，领悟到“担水砍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的生活意趣。白居易和苏东坡的西湖诗作，能够引导人们充分享受日常生活的每处细节，获取生活的审美化。民国高僧弘一大师出家前曾在西湖之滨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又在虎跑出家为僧，其文学创作和生活践履均在西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其带来更为深沉、绚彩的美学内容。西湖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全国重要的古放生池之一，至今净慈寺和雷峰塔之前的放生池仍是佛教重要的仪轨场地，而以弘一大师、丰子恺、马一浮、夏丏尊为核心的一批西湖文化名人，曾以弘扬佛教护生思想为宗旨，创作了中国艺术史和佛教文化史上的杰作《护生画集》。通过对佛教放生哲学以及《护生画集》创作宗旨的研讨，以及对护生画的美学解析，将可进入西湖景观生态美学的思想深处。西湖景区最大的寺庙——灵隐寺的特色并非文人士大夫的典雅与精致，而是普通老百姓神明崇拜的庄严与虔诚。有意思的是，灵隐的美学品格与其他佛教寺庙不同，其神佛造像，多为济公、罗汉、弥勒等极具人间况味的偶像，他们消除了游人的畏神之心，也使灵隐的审美特性在庄严中透出轻松诙谐的趣味。从灵隐的神佛造像与神话传说中可以见出，灵隐的美学并非抽象佛理的美学，而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向往、寄托、理想密切联系的，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感性之学。

通过以上几个专题研究，可以发现，西湖景观具有丰富而深邃的佛教文化内涵，正是在佛禅文艺及其世界观的熏染之下，形成了品貌独特的西湖景观美学。这一美学内容，既有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意趣，又有普通老百姓的民间趣味；既有高深玄奥的哲学境界，又有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所以说，以佛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湖景观美学，最能体现杭州西湖“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文化品格。

目 录

第一章	白居易的生活禅学与西湖景观美学	1
第一节	白居易对西湖的大气剪裁	1
第二节	白诗对西湖景观的诗意点化	7
第三节	白诗禅境佛趣对西湖景观生命意蕴的提升	19
第二章	苏轼佛学禅思与西湖景观美学	29
第一节	东坡诗词对西湖景观的点染	30
第二节	苏诗佛禅根柢及其对西湖景观美学的塑造	43
第三章	律宗祖师践履与西湖美学品格	56
第一节	浙一师风采及西湖诗境	57
第二节	虎跑宗风	69
第三节	西泠遗韵	88
第四章	灵隐寺与民间信仰的美学	102
第一节	建筑格局	106
第二节	造像艺术	125

第五章 古放生池与菩提护生观念	138
第一节 佛教放生仪轨及其生命观	140
第二节 西湖文人群与护生哲学	143
第三节 护生画的美学解析	156
参考文献	178

第一章 白居易的生活禅学与西湖景观美学

西湖的景观美学，自白居易始，才逐步形成独一的、稳定的内涵。白居易之后，尤其是宋、明、清三代，西湖的美学价值得到了全面丰富与深化，但基本没有越出白居易为西湖奠定的美学风格。概括看来，白居易对西湖景观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白居易对西湖的大气剪裁，使西湖初步形成了今天的审美格局；白居易的诗歌创造，为西湖景观化出诗意的美学内涵；白居易的佛境禅趣，提升了西湖景观的生命意蕴。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节 白居易对西湖的大气剪裁

白居易于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出任杭州刺史，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五月底离杭，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最主要的政绩，恐怕就是全面修治西湖。正如他离杭时，为前来送别的父老乡亲留下的一首诗所言：“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

当然，白居易留给杭州的绝不仅仅是“一湖水”，也绝不仅仅是让杭州的老百姓只能“救凶年”，他留给西湖的实在太多。本节的重点旨在阐述他对西湖景观的实际改造。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发现西湖的自然环境有诸多问题：一是随着季节更替，湖水常常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水旱灾情：雨季则湖水漫出，造成水灾，旱季则湖水水浅甚至干涸，农田无法得到有效灌溉。二是葑田漫延，泥沙淤塞：当时西湖周边擅植葑田、围湖养鱼者众多，而西湖的蓄水能力非常有限，长久以往导致湖底的泉眼被堵塞，老百



位处孤山脚下的白居易纪念馆（暨白苏二公祠）

姓的日常用水大受影响。

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白居易亲自调查西湖水利的相关情况，制定出严密的浚治计划。他为此日夜操劳，用他自己的诗说就是：“醵瓮心所念，筒牋手自操。何言符竹贵，未免州县劳。”（《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平旦起视事，亭午卧掩关。除亲簿领外，多在琴书前。”（《郡亭》）经过长期努力，他终于除去葑田，深挖湖底，疏通泉眼，重修古井通道。最关键的是，他在上、下西湖之间修筑长堤，使上湖在雨季可以充分蓄水，在旱季可以放水灌溉农田。此举不仅使西湖滋养了一方安乐，而且也浇灌出千年江南的人间绝景。当时的上湖就是今天的整个西湖。由于这道当年真正的“白堤”^①，西湖岸边的百姓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这人间绝景立法，写下了著名的《钱唐湖石记》，成为直至今今天西湖景观生态保护的重要依据：

① 白居易修建的“白堤”并非现在的白堤。现在的白堤是白居易赴杭之前早就存在了的，原名“白沙堤”，后因白居易修建的“白堤”消隐于杭州市区，人们为纪念这位对西湖功勋卓著的大诗人，遂将“白沙堤”改称为白堤。



今日白堤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终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①

白居易之后，杭州的历任州官持续对西湖进行保护和改善，使西湖逐步成为天下名胜，如北宋著名的苏东坡就是立大功者。但追本溯源，当数白居易的功绩最大，因为他是西湖的第一位立法者。苏东坡就曾以白居易为楷模，致力于西湖的治理与改善，他有诗说：“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①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1~1433页。

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苏东坡觉得自己对西湖的功绩，是出于对白居易（乐天）这位前贤的景仰与追随，是受白居易的影响和启发而来的。能令苏东坡这样的旷世奇才所景仰，自然是由于白居易的人格魅力与才华情趣，但同时也是由于白居易治理西湖并为之立法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对苏东坡而言，白居易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而他的“立功”，首推为西湖立法之功（当然还包括他治理西湖的模范之功）。

白居易为西湖立法之功，绝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历史事件，亦是西湖景观美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它给我们留下的美学思考和生命体验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历史的感恩情怀。置身西湖的人们，或许会久久地沉湎于这里的湖光山色、白云清风以及无边风月和杨柳桂花等等，所有这些景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奥秘和美感，是对自然恩赐的感念和对生命流淌着的活力与幸福的极致体验，一种流遍身心的如沐天恩的感情。但如果我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天恩”，那就错了。因为西湖完全是靠人工的力量造就出的世界奇迹。如果不是几千年来先贤们不断地治理与完善，它可能早就干涸、荒芜或变成鳞次栉比的楼群了。因此，这种“天恩”，是一种历史的恩德。就像水之有源、树之有根一样，这种永远激发我们生命内在活力与希望的西湖美景，源出于历史上先贤们的圣德。他们当年栽下的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如今的一切却都源出于他们，尤其是源出于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是它保证了西湖的美景永续，保证了后来一幕幕围绕西湖的历史奇迹，也保证了关于西湖所有的文化及人文精神的诞生和不断丰富。《钱塘湖石记》就像是西湖景观美学的一笔基金，如今所有西湖景观的美学意蕴都来自于这基金以及这基金之利。而我们对于历史真正的感恩，莫过于永远扩大这基金，扩大这基金之利，创造出最富魅力的人间财富。

第二，对生命的激越之情。面对西湖之美，我们感到了生命之美。因为西湖之美是我们的先贤们所创造的美。或许，面对自然景观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西湖的幽静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引发出对历史的钩沉，如白居易与苏东坡的宦海沉浮，生命的沧桑一如自己也曾感同身

受。只要面对西湖，也就面对着先贤们在沧桑沉浮之际所创造的人间大美，我们于是会油然生发出对生命的激越之情，所有的沧桑与沉浮，将被这种大美的激情荡尽。尤其让人激动的是，人，竟可以为美立法，让美永续人间。白居易为西湖立法，为我们启示了西湖景观的生命美学。无数关于西湖之美的吟诵，不也就是对于生命之美的歌咏么？

第三，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所谓诗意的生活，并非超凡脱尘的栖居、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遐想，而是一种从现实的不如意中发现诗意并创造诗意，它是着眼于现实而又最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生活过程。从西湖的治理方面来说，是把一个现实原本并不令人满意的西湖，改造成一个美轮美奂的西湖，把一个水旱多发的西湖改造成一个服务于民的温顺的西湖。正因为白居易从西湖的现实问题出发，从庶民的现实利益着想，当他创造出一个能带来安定、丰收与富庶的西湖时，西湖的景观之美便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从白居易自己的人生来说，他的宦海生涯可谓颠沛流离，他与亲友之间也是聚散离合，他就像一叶受制于命运而任意东西的小舟。但他所到之处，总是在不断寻觅并发现生活的美，更重要的是，他创造着生活的美。比如他在江州和忠州任上，均在山水之间盖有自己的草堂，在洛阳城中，在渭水河边，都积极寻觅着自己诗意的栖居地，他所到之处，总是要想办法加盖房屋，哪怕最潦倒时，也带着全家人每天自己垒石筑土建房子。因为对他来说，“房屋”意味着对漂泊生涯的超越，意味着对艰难命运诗意的解放。因为房屋解决了他的命运困境，以至于他在江州时写下这样的诗：“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犹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四十五》）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苏东坡的“此心安处即吾乡”的来历了。但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安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安稳之地，不然，白居易就不会身住江州官府而远道庐山建草堂了。这个“安处”，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心安处”，是一个让心灵“安乐”的地方，也就是一个能让心灵体会到美的处所。西湖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白居易到了这里，他没有结草堂的意思，因为所到之处，心灵均能感受到安乐之美。他一生中恐怕惟有在杭州期间写下的诗是没有怨言的。他的杭州诗词总是明快的，洋溢着狂喜之乐。西湖景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灵之美的所在，但也只有能体会西湖之美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诗意的栖居，找到生命的诗意，寻觅和创造生命的诗意。

第四，对生命意义的肯定。西湖景观之美，带给我们的享受首先是对生命之美的肆意、酣畅与宁静。而生命的意义正在于对美的不断创造。只有创造出美的生活，才能真正享受到生命之美。我们享受西湖景观之美的时候，同时也是享受着前人对美的创造。《钱唐湖石记》告诉我们，一方面，对美的创造将作为人类永远的财富而流传下去，让后来者共享；另一方面，后人只有不断丰富和完善这种对美的创造，才能找到并丰富生命的意义。如果只是享受现有的西湖之美，固然是一种生命之美，但如果缺乏自我人生的新的追求与创造，生命的意义仍将流于空白。因为对于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只是耽于冥想与遐思，最后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而《钱唐湖石记》启示我们的则是实践的人生，告诉我们的是对美的真实的创造。苏东坡就是受白居易的这种启发，开创并丰富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西湖景观的美学要义之一，就在于她不仅仅为我们提供美感享受，更重要的是，她还为我们提供创造美的生命意义的启示。我们对美的寻求与创造，并不一定要围绕西湖本身，但却就像西湖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一样，我们要充分挖掘、体验和创造属于我们生命的美，而这种挖掘、体验和创造，就是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肯定，就是对生命真正的享受。

第二节 白诗对西湖景观的诗意点化

古来诸多关于西湖的诗词中，最有名的无疑是白居易的《忆江南》和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鉴于苏东坡为白乐天之后学，对西湖诗意的发掘，白居易或可堪称第一人。那么，白居易的诗，为我们阐发出西湖景观的哪些诗意呢？

首先，白居易可能是最早把西湖描绘为“人间天堂”的诗人。他晚年在洛阳写下的《忆江南》（其二），可谓是在知命之时对天堂般人间的最美好的回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① 在他诗中和他眼中的西湖，成了他生命中最富诗意的一段经历。的确，对他这样一个“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的人来说，杭州期间是他一生中最理想的一段生活经历。一方面，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功业——治理西湖；另一方面，他在这里享受了人生的至乐。因为“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的悠闲与惬意人生，他一生中也有只有在杭州的西湖才可以领略。“山寺月中寻桂子”，本来是一个关于天堂人间的传说。说是中秋之夜，月中的桂花纷纷飘落下来，而在西湖的周围，常常可以寻到。事实上，杭州的桂树是遍及全城的“市树”之一，尤其满觉陇的桂树，每到秋天，有“满陇桂雨”之誉。不管是从月宫里来的，还是人间的桂树上来的，西湖的桂子已经分不出天上人间了。其实，白居易年轻时曾游历杭州，他的梦想之一，就是到杭州当刺史。^② 同样，离开杭州后，听说友人裴度到杭州赴任，他恨不得是自己再任：“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头。绿觞春送客，红烛夜回舟。不敢言遗爱，空知念旧游。凭君吟此句，题向望涛楼。”（《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杭州是他心中隐秘的天堂，而西湖则是他内心欢乐的源泉。当他被派任杭州

① 本文所引白居易诗词，一般都录自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参见王拾遗：《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刺史时，在赴杭途中就写下了“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马上作》）的诗句，其急切之心溢于言表。而他在杭州任上只待了三个年头，这对他来说，又是很不甘心的。他在离开杭州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题湖上》）“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留别》）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西湖留别》），因此他写下了“清景徒堪赏，皇恩肯放闲？遥知兴未足，即被诏征还”（《因严亭·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以至于离开杭州以后，他是“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杭州回舫》）这种仿佛一下子就要从天堂坠落人间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沮丧之外，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能掉转船头，把不愿离去的想法告诉西湖的风月，也算是一种安慰了。毋庸赘言，白居易发现了西湖这个人间天堂，并诗意地雕琢、创造这个人间天堂，也因此而将他在杭州的三年生涯完全沉浸于这个人间天堂中了。

其次，白居易为我们点化出西湖的变幻迷离之景。西湖景观的迷人处，就在于她每一时每一地皆有佳景。而这些佳景，既有让人驻足



从湖滨看西湖全景

细品之处，又有须放眼瞭望才可领略的意境。有景与景的关系层次，也有景与景之间的相映成趣。我们且看白诗：

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
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这是白居易离开杭州前对西湖的最后一瞥，但这一瞥却非同小可：它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西湖的整体面貌，而且几乎笔笔点睛，勾勒出西湖最富魅力的景观。“湖上春来似画图”，看似平淡的比喻，却写出色彩绚烂，尤其一个“湖上”，把相映的各色春花绿叶点化殆尽。湖上繁华之景，如果再放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乱峰围绕水平铺”，一个“乱”字，极写出万木争春，令人眼花缭乱的蓬勃之势。这两句写大景而让人领略到小景细节，领略到西湖春天的万千姿态，而景观层次从湖面而到岸上，而放眼周山。中间四句均是一笔点染一副画面，“松排山面千重翠”是写山，“月点波心一颗珠”是写夜，“碧毯线头抽早稻”是写田，“青罗裙带展新蒲”是写堤。那么整个西湖就真的被诗人给“画”了出来。后来南宋的宫廷画师们，在描绘西湖点睛之景时，就有不少是取意于这首诗的意境的。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平湖秋月”“苏堤春晓”等景观与这首诗的关联。甚至是苏东坡当年创造的“三潭印月”一景，怕也是受了“月点波心一颗珠”的启发，因为这“月”与“波”的辉映，实在是一幅人间绝景，也实在是天堂与人间的绝妙合一。

再看他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首诗又抓住西湖早春的特点，开头两句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湿意，春天到来的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江南的润泽，最典型地体现在西湖“水面初平云脚低”的景致中，孤山寺从朦胧的冬枯中润绿起来，贾亭周遭的山石冻泥也都一下子渗透着春天的湿意。几处早莺、谁家新燕，一种初春乍见的喜悦确实让人欣喜。而想象不久的将来，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但现在人们已经等不及了，骑马游春的人们就奔着浅草才刚刚冒出的绿意，久久地沉迷于西湖的景致中了。也许是西湖早春的湿意一夜之间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于春的渴望，对于从沉闷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急切心情。

他的《杭州春望》，更是把我们引向春的深处：

望海楼明照曙霞，
护江堤白踏晴沙。
涛声夜入伍员庙，
柳色春藏苏小家。
红袖织绡夸柿蒂，
青旗沽酒趁梨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
草绿裙腰一道斜。

开头两句把西湖明朗的色彩和清新的晨景展现得分外开阔。然后，钱塘江的涛声与伍子胥的传说结合起来，更增加了江涛的“怒”气，而柳色与苏小小相联系，把春意加进了浓浓的柔情，在这样一幅春意盎然的图画里，又能尽享西湖的特产红袖织绡和柿蒂，畅饮梨花酒。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湖中心的孤山寺西南，一条白沙堤，草绿之色像一条裙腰一路地横过西湖去。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整个西湖不就是一